

戦後日本

井上清 小此木真三郎 鈴木正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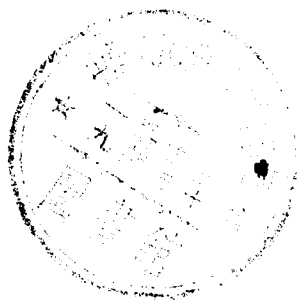


世界知識社

戰 後 日 本

井上清、小此木真三郎、鈴木正四著

張廷鐸、甘螢、林放、李德純、徐白丁節譯



世 界 知 識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井上清、小此木眞三郎、鈴木正四

現代日本の歴史

一九五四年・東京

根據日本青木書店一九五四年日文第三版節譯

戰 後 日 本

〔日〕井上清、小此木眞三郎、鈴木正四著

張廷鐸、甘瑩、林放、李德純、徐白丁節譯

*

世界知識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443・850×1168 $\frac{1}{32}$ ・11印張・259,000字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5,000 定價：(6)1.14元

目 錄

第一章 日本投降与美軍佔領

第一節 日本投降及其意義	1
一 战争的灾难	1
二 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和宣佈投降	5
三 东久邇內閣	10
第二節 美國佔領政策的本質	12
一 麥克阿瑟的花言巧語	12
二 “八千万人的集中營”	15

第二章 革命与反革命

第一節 第一次革命高潮	23
一 日本投降以後的慘狀与人民組織的萌芽	23
二 从幣原內閣垮台到五一勞動節与粮食勞動節	33
第二節 工農組織的發展与二·一總罷工	41
一 从第一次吉田內閣到十月攻勢	41
二 二·一總罷工	45
三 麥克阿瑟的佔領理論	50

第三章 日本反動勢力的復活

第一節 修改憲法	54
一 美製的日本“新憲法”	54
二 日本新憲法与天皇制以及軍國主義	57
第二節 “土地改革”	63
一 “土地改革”法	63
二 農民並未得到解放	70
第三節 財閥的“解散”	76

一 美軍總司令部与日本財閥	76
二 日本壟斷資本的復活	79
第四章 新的法西斯主義的萌芽	
第一節 片山內閣	84
一 二·一總罷工後的反動和四月選舉	84
二 社会党首相內閣的成立	90
三 勒緊腰帶生活的實現	93
四 國營鐵道工会民主化同盟的產生、片山內閣的瓦解	100
第二節 第二〇一號政令	111
一 事實上的媾和——“遠東兵工廠”政策	111
二 全日本產業別工会民主化同盟的產生、鷹田內閣的成立	114
三 三月鬥爭	120
四 吸收外資政策	124
五 警察制度的復活	130
六 麥克阿瑟的信件	133
第三節 走向殖民地化的日本	145
一 文化、教育的殖民地化	145
二 民族獨立青年行動隊	150
三 政治腐敗、第二次吉田內閣、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	154
第五章 走向戰爭的道路	
第一節 道奇路線	160
一 一月選舉与第三次吉田內閣的成立	160
二 九原則、道奇預算、索普建議	162
三 第三次吉田內閣与反動勢力	171
第二節 三鷹、松川事件	176
一 企業整頓、行政整理	176
二 保衛民族產業的鬥爭	180
三 下山、三鷹、松川事件	187
第六章 朝鮮戰爭的準備与日本	
第一節 朝鮮戰爭的迫近与日本的基地化	203

一 解散旅日朝鮮人聯盟	203
二 單獨“媾和”與日本加緊軍事基地化	203
第二節 財政經濟上的備戰	209
一 財政和工業	209
二 農業和農民的生活	213
第三節 反對軍事基地和爭取全面媾和的鬥爭	219
一 勞工組織的分裂	219
二 農民的活動	225
三 市民鬥爭的展開	226
四 政黨的重新改組	228
五 共產黨情報局對日本共產黨的批判	230
六 戰爭前夕的鎮壓	233

第七章 日本重新武裝與法西斯化

第一節 加強軍事、警察力量與動員一切反動勢力	237
一 警察後備隊的創設	237
二 警察力量的增強	242
三 反動勢力的總動員	246
第二節 “美日經濟合作”	253
一 美日經濟合作的意義	253
二 “經濟復興”的真相	257
三 地主制度的加強	262
第三節 法西斯化的進行	267
一 加緊整肅赤色分子和“總評”的成立	267
二 鎮壓的擴大	272
三 反法西斯鬥爭	275

第八章 殖民地軍事基地日本

第一節 單獨“媾和”與美日安全條約	280
一 杜勒斯與吉田	280
二 舊金山會議	285
第二節 “日蔣條約”與行政協定	290

一 兩個條約的批准、社會黨的分裂	290
二 “日蔣條約”	292
三 美日行政協定	294
第三節 殖民地法西斯體制	300
一 重新武裝的進行	300
二 殖民地軍事經濟	302
三 防止破壞活動法案及其他	306
四 “開倒車”和“唱復古論調”	312
第九章 獨立、和平與民主勢力的發展	
第一節 日本統治階級走投無路	317
第二節 革命勢力的新開端	321
一 日本共產黨的新綱領	321
二 統一行動的發展	323
第三節 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	
——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新階段——	333
一 從“和約”生效到五一節	333
二 在廣場上的鬥爭	336
譯者後記	343

第一章 日本投降与美軍佔領

第一節 日本投降及其意義

一 战争的灾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政府及軍部接受波茨坦公告，宣佈對中、美、英、蘇等同盟國無條件投降。戰爭至此結束。這是一場長期的戰爭。日本軍國主義者自侵略中國東北以來整整十四年，自侵略中國全土以來已達八年，而以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國人民為對手作戰以來也經過了四年；這場天皇制法西斯主義者所發動的非正義戰爭，終以悲慘的、可恥的、史無前例的大敗而結束了。

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義者，給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尤其是給亞洲各國數億人民帶來了無可估計的災難和損失。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義者殺害了數百萬的中國人、菲律賓人和亞洲其他各國人民，燒光了他們的房子、村莊和市鎮；掠奪了他們的財產、富源和領土；破壞了他們的獨立、自由和幸福。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在馬尼拉的暴行，只不過是天皇制法西斯主義在全中國、越南、泰國、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及菲律賓所犯的無數暴行、掠奪和迫害的典型實例而已。

我們日本人民，也由於本國統治階級的專制和從事非正義的戰爭，被投入了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痛苦深淵，最後甚至連民族的獨立都被剝奪了。

隨着備戰工作的進展，日本人民連最後的一點兒自由也全

被剝奪了。最初——在九一八事變前後——是共產主義者和戰鬥的工農被非法逮捕、拷問、殺害和下獄。不久，從一九三三年前後起，一切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也都遭受了迫害。於是言論、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已在日本絕跡了。在一九三六——三十七年以前，一向認為這種迫害與自己毫無關係，只是使“赤色分子”和“好發議論者”感覺痛苦、並且認為本身還因軍需繁榮而沾了光的人們，隨着戰爭的進行，他們也不得不放棄長期經營的商店和事業而被迫轉業或停業，或者跑到軍需工業部門去做苦工。一切經濟活動，都被軍閥、官僚和大資本家霸佔去了。失業業者固然沒有了，然而却有好幾百萬人被強迫徵發去從事奴隸勞動。包括大學生、中學生、女學生甚至連十二歲的小學生都被徵去從事軍需工業和糧食生產的奴役勞動的，達三百四十三萬人。此外還有數達三百万以上的青年婦女，被軍需工業強迫或半強迫地奪去了她們的青春。農村的青年和少年也被迫加入了“滿洲開拓義勇隊”或“農兵隊”。總而言之，日本八千万人民都被驅入一大軍事監獄從事囚犯勞動。而且，強迫性的賦稅和公債把人民最後的一文錢也榨光了。這一切就是“軍需繁榮”給予日本人民的“禮物”。

一九三七年以來的一千八百七十億日元臨時軍事費用，就是拿這筆從人民身上榨取的金錢來抵充的。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被吸收到三井、三菱、安田和住友等極少數壟斷資本家的金庫裏去了。只有這些財閥才靠戰爭——儘管戰敗——大發橫財。對於財閥來說，戰敗使他們蒙受的損失，不過是還未到手的夢幻中的財富而已。他們雖因戰敗喪失了朝鮮、台灣、庫頁島和中國東北等殖民地以及中國本部和南洋佔領地區的設施，但是他們從這些地區搶劫的財富遠比他們所喪失的多得多。當軍閥、官僚和大資本家陶醉於不義之財和權勢而沉溺於豪奢生活時，我們人民不得不在貧民食堂門前提着飯鍋排成長列，最後甚至連這

種雜炊食堂都沒有了。代替飯鍋的，我們每日被迫用“防空頭巾”包着頭，戴着鋼盔，打起裹腿，提着水桶去演習如何和美國 B-29 型飛機投下的燒夷彈進行鬥爭。此外，還有疏散的痛苦。我們人民即使想運點兒輕便的行李，也很不容易。爲了購買一張火車票，不得不在冬夜嚴寒的火車站排成長列等上兩個夜晚。与此相反，軍閥、官僚、大資本家和他們的親戚朋友，任何時候都可以自由旅行，不論有多少東西都可以隨時運送。而日本全國各大中城市被疏散的人口共達一千萬人。不論是曾被疏散或接到疏散命令的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飽嚙了幾乎被逼成神經衰弱的痛苦。

儘管遭受了疏散的痛苦，但還能活着的人們，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美國的那種慘無人道的盲目轟炸，使住宅、學校、醫院都不能倖免。像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的街道竟有一半被燒光了。甚至連一個軍事目標都沒有的中小城市，也有被燒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因這種殘酷轟炸所燒掉的或因拆遷建築物而破壞的住宅，全國竟達二百九十八萬戶，以致迫使九百萬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財產傢具等的損失，按當時的公定價格計算，竟達九十五億六千萬日元。我們在四面火海和美國 B-29 型飛機到處投擲燒夷彈的威脅下，才然一身四處奔逃。最悲慘的，是那些未能逃掉而被炸死或燒死的人們，是那些被原子放射線這種人類從未想像到的慘慘遭遇所殺害的人們。遭受到這種殺害的人至少達五十萬人以上。僅以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死於東京東部地區夜間大空襲的人來說，就超過了十萬人。在該區所有的街道上和隅田川河裏全都填滿了被燒死的屍體。凡是見過這種景象的人，將終生不能忘掉那種慘狀。

廣島和長崎更爲悲慘了。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了二顆原子彈。原子彈不只是大規模殺人的武器，而且還是最殘忍的殺人武器。

美國總統杜魯門一九五一年九月在舊金山對日“媾和”會議上，曾經一邊高談什麼“和解和信賴”，一邊又說“我們（美國人）決不能忘記珍珠港和巴丹島”。而我們日本人也是永遠不能忘記廣島和長崎的。日本人不僅不會忘記原子彈轟炸的悲慘情形，還決不會忘記連美國戰略家都承認了的、美國軍事當局悍然投下原子彈，並非為早日結束戰爭的必要才不得已而出此。

既是日本民族精華又是一家希望所寄和賴以為生的健康青年、身強力壯的男子，繼續不斷地被徵去當兵。好容易才盼到兵役期滿安然返歸故鄉，剛剛高高興興地結了婚，竟又被徵入伍，這樣一去永不復返的人，在日本到處都是。當日本投降時全國被徵入伍者共達七百二十萬人，按此數目計算，平均不到兩戶就有一人被徵去當兵。於是弄得日本全國人民親失其子，子失其父，無數婦女變成寡婦。根據日本政府的統計（日本國家統計年鑑，第一回），截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底，僅已查明的，在太平洋戰爭中的陣亡者就超過了一百五十六萬人，而永遠殘廢和失踪者合計起來竟達三十一萬人。這個數字顯然遠比實際死傷人數還少得多。譬如在這個統計中就有陸軍軍人軍屬二十四萬人，以“情況不明”為理由未被計算在內。這不幸的二十四萬人，毫無疑問是在中國東北和南洋戰死了。所以陣亡和永遠殘廢者的人數必在二百万人以上，那末平均起來每七戶多就有一个人。軍人遺族心情的悲痛和生活的淒慘，直到戰後七年的今日（按指本書在日本初版時的一九五二年——譯者）仍未得到絲毫解決。日本天皇曾贈送軍人遺族一個紀念酒杯，但是遺族的孩子們却喊道：“把爸爸殺掉，這個酒杯是不行的”（見山形縣山元中學學生江口俊一的作文“山彥學校”）。“听吧，這海神的声音”！死者的悲歌，命令我們還活着的人們要為和平而奮鬥。十五六歲的少年被迫參加少年航空兵和少年坦克兵，為了昏庸腐朽寡廉鮮恥的天皇、軍閥、御用言論和御用教育家去充當特攻隊而喪

失了生命。據說，這些一無所知的少年們被欺騙去“殉悠久的大義”，奮不顧身地面帶笑容地死去了。正因為如此，那末，還活着的我們現在必須教育青少年們明白什麼是真正的大義和什麼是和平和民主的大義的責任就越來越重了。

二 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和宣佈投降

日本人民付出如此之大的痛苦和犧牲，不但什麼也沒有得到；相反地幾乎喪失了一切，甚至連民族的獨立都喪失了。因此日本民族不得不處於外國軍隊的佔領之下。但是假使我們能够藉此機會永遠剷除驅使我們進行不正義戰爭的專制主義者及其基礎，能够在日本建立一個永遠愛好和平和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那麼這種痛苦和犧牲，也還並非完全白費。這不僅是日本人民本身的唯一希望，而且也只有這樣做才是日本人民對亞洲及全世界人民的最大補償。而波茨坦公告對日本所要求的，也是一個和平和民主的日本。在日本投降七年後的今日，我們重讀波茨坦公告，是具有特別深刻的意義的。波茨坦公告中作為“吾人（同盟國）的條件”所要求於日本者如下（數字是“公告”的項目順序）：

六、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剔除。蓋吾人堅持非將負責之黷武主義者驅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之新秩序勢不可能。

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時，及直至日本製造戰爭之力量業已毀滅，有確實可信之證據時，日本領土經盟國之指定，必須佔領，俾吾人在此陳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之其他小島之內。

九、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返其家鄉，使其有和平及生產生活之機會。

十、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在內，將處以法律之制裁。日本政府必須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對於基本人權之尊重必須成立。

十一、日本將被許保留其經濟所必需及可以償付貨物賠償之工業，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不在其內。爲此目的，可准其獲得原料，以別於統制原料，日本最後參加國際貿易關係當可准許。

十二、上述目的達到及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之政府後，同盟國佔領軍隊當即撤退。

波茨坦公告表現了全世界愛好和平各國人民對於日德意法西斯軸心國家的統一戰線目標。這個公告既公正又符合日本人民的願望。波茨坦公告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通過廣播向全世界宣佈的。當時日本政府對於戰爭前途已經喪失信心，爲了尋找不是無條件投降的結束戰爭辦法，正在請求蘇聯政府出面斡旋。波茨坦公告對於日本政府來說本應是一隻渡船；但是日本政府和軍部對於波茨坦公告所要求的民主主義精神毫無理解，當然更談不到體會這個公告的偉大歷史意義了。不僅如此，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當時的鈴木首相還故意向報界發表談話，宣稱日本政府對於這個公告“只有不加理睬，我們應向完成戰爭任務邁進”。

鈴木首相和天皇等人只是爲了維護他們的地位和面子，對於國民的不幸和悲慘毫不在意。他們發表這種談話，使日本的悲慘情況更加嚴重了。

在雅爾塔三國會議時，蘇聯應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的請求，鑒於日蘇中立條約事實上已被徹底侵犯，爲了促使日本迅速投降以結束這場陷人類及日本人民於不幸的曠日持久的無益戰爭，曾經答應在德國投降後三個月內參加同盟軍方

面對日作戰。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希特勒德國投降後，眼見着三個月就要到了。但美國却急於想在蘇聯參戰前給全世界以美軍曾予日本以決定性打擊的印象。同年七月十六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彈實驗首次獲得了成功，於是這就成了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唯一希望。當時美國剛剛製成了兩顆原子彈。美帝國主義者爲了在蘇聯參戰前給日本以嚴重打擊的政治要求，才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急急忙忙地向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接着美國總統杜魯門和英國首相艾德禮立即相繼發表廣播演說，大肆宣傳原子彈的威力。日本國民雖然一點也不知道這些廣播，但日本政府當局却因此受到很大的震動。主張早日投降的外務大臣東鄉茂德，在八月八日早晨向日本天皇報告了原子彈轟炸的詳細情況（見一九四五年九月東鄉茂德外務大臣的口述筆記，載外務省編：“終戰史錄”）。

對於以日本軍部爲首的焦土主義派說來，光是原子彈並不能使他們屈服。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美國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後，日本陸軍當局仍然說：“這種炸彈沒有什麼可怕，我方已有對策”。實際上，軍部不但對原子彈毫無科學上的有效對策；即使對於普通的燒夷彈也一點辦法都沒有。但是他們繼續作戰的決心，則的確並未因原子彈而有絲毫動搖。可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黎明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後，立即使在邊境的關東軍全部土崩瓦解，於是連日本軍部也爲之屈服了。因此，日本匆忙地召開了“最高戰爭指導會議”，這時連一向認爲原子彈不過是“新型炸彈”毫不足懼的軍人們，對於蘇聯的參戰也不敢說硬話了。在會議上由首相鈴木報告開會原因，他說：“正因廣島被原子彈轟炸而受到打擊的時候，今晨又有蘇聯的參戰；從四周的形勢來看，不能不承認繼續作戰已屬不可能之事。所以看起來勢非接受波茨坦公告不可了”。當鈴木詢問大家的意見時，並無一人立刻發言，會場繼續着死寂的沉悶。嗣後海軍大臣米內

說：大家沉默也不濟事。他主張以維持國體爲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首要條件。接着从八月九日深夜起召開“御前會議”，一直開到第二天（八月十日），最後才決定以波茨坦公告“不包括變更天皇統治大权的條款的諒解”爲條件而接受該公告，並立即將這一決定通知瑞士政府託其轉告聯合國。

對於日本政府的這項要求，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答覆說：“从日本投降時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的統治权應置於盟國最高司令官指揮之下”；而“日本統治機構的最後形態應根據波茨坦公告並按照日本人民自由表示的意志來決定”。接到這個答覆後，日本政府、“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以及樞密院等自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仍連續舉行會議，熱烈討論應否投降。當時陸軍大臣阿南、參謀總長梅津、軍令部總長丰田認爲這樣就不能保全國體，強硬主張應重行交涉。樞密院議長平沼和軍人出身的樞密顧問官們支持這種意見。另一方面，外務大臣東鄉站在主張立即投降的头陣，首相鈴木及海軍大臣米內則畏畏縮縮地加以支持。此外，在樞密院中日本金融資本家的代表深井英五（前日本銀行總裁），也是主張立即投降的人。

東鄉等認爲利用美蘇的矛盾，投靠美英兩國就可以保全天皇制度。他知道“日本的國體問題也就是皇室問題，在中蘇方面雖顯然有反對的意見”；但在美英方面却並不如此強烈。東鄉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的內閣會議和十三日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上曾強調這點說：“根據各種情報來看，同盟國方面雖有一部分國家對日本皇室問題保持強硬主張；但是美英當局的主張大概不會超過貝爾納斯國務卿的答覆的程度”。因此，東鄉認爲假使繼續進行無益的戰爭，有使美英態度趨於更強硬的危險；於是他以不如早日投降還可保全國體爲理由說服了反對派（見東鄉茂德：“終戰外交”一文，載“改造”月刊，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號）。

此外，近衛文麿等大部分重臣，也和東鄉等具有同樣的判

斷。近衛在日本投降半年前，即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日，曾鼓起不顧性命危險的勇氣向天皇提出一份意見書。其中大意說：“戰敗是勢所必至的，但美英的輿論，現在尚未達到要求改變日本國体的地步。因此，如果只是戰敗，在國体方面還不必過於憂慮。就保護國体的前提說，最堪憂慮的不是戰敗而是隨着戰敗可能發生的共產主義革命。目前苏联勢力到处蔓延，這樣下去，則苏联勢力勢必蔓延到日本；因此應乘此時機立即對美英投降。為此必須肅清軍人中一部分的強硬派，他們是偽裝的共產主義者和親蘇分子。如果清除了他們，也就可以緩和美英和重慶政府的對日氣氛”（見岩淵辰雄：“近衛公的奏文”，載“世界文化”第三卷第八号）。

這就是近衛奏文的主要內容。環繞着近衛文麿的周圍，吉田茂和第三次吉田內閣的法務總裁殖田俊吉以及政治評論家岩淵辰雄等，當時都是他的參謀和助手。誰也不會相信近衛和吉田等人真正以為日本軍部法西斯主義者是偽裝的共產主義者，但是他們確有決心要迅速對美英投降並認為必須依靠美英來和苏联及國內的人民革命運動進行鬥爭，則完全是事實。這批怯懦的傢伙居然密奏天皇要打倒軍閥，是頗不簡單的。吉田和殖田為了這個事件，曾被日本憲兵隊捉去關了約一個月。

東鄉外務大臣的主張，在近衛等重臣和大資本家的支持下，才把毫無焦土決戰的自信的、只是為了顧全面子說說硬話的軍人壓下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終於決定投降，並在第二天正午由天皇在廣播中加以宣佈。他們之所以“忍人之所難忍”^①而投降，只是為了想靠美英來拯救天皇制度。九月三日日本政府和軍部的代表，在米蘇里号美國軍艦上正式地簽字於投降書上。代表日本政府簽字於投降書的重光葵在樞密院報告

① “忍人之所難忍”是引自天皇的投降廣播文。——譯者

簽字情形時，曾和顧問官們有過如下的問答：

芳澤謙吉（外交官的元老）：“在苏联向亞洲擴張日益威脅我們的情形下，与此相關聯的，尚可認為多少有利於我國的地方就是美苏在亞洲產生了互相牽制的局面。不管怎樣，我們希望把舵朝着爭取美國好感的方向前進。”

重光：“我有同感。”

泉二新熊（司法官的元老）：“美國式的民主主義和苏联式的民主主義大有不同；美國是排斥共產主義的，我國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

重光：“關於這類問題，除依賴日本國民的信念外別無辦法。”

芳澤：“同盟國軍所希望的不过是要剔除妨碍發展民主主義趨勢的各種事物而已。關於民主主義的形式等，則並無明確的規定”（見深井英五：“樞密院重要議事備忘錄”一文，載“文藝春秋”月刊，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號）。

由此可見這些早被視為過時人物的老頭子們，在日本投降後如何準確地抓住了與他們階級利益有關的基本問題。

三 东久邇內閣

當日本投降的時候，鈴木內閣宣佈總辭職；由皇族出身的陸軍大將东久邇宮組成了新內閣。有人說：“以投降為轉機，日本專制主義天皇制宣告滅亡了。當重臣派迫使軍部接受投降時，在日本統治階級中的專制主義天皇制的統治權業已垮台了。代之而起的，是壟斷資本家的統治”。然而在鈴木內閣和东久邇內閣之間究竟能找出多少階級性的差別呢？固然日本的國家勢力从投降時起，已轉移到假借同盟國名義進行活動的美國統治者手中去了。換句話說，作為獨立國家權力的天皇制，無疑地已隨着日本投降而垮台了。但是在日本國內的階級關係上，專制主